

三峡工程的“爷爷”

刘鸿葶

三峡工程堪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超级大事件。与三峡工程相关的话题林林总总，而在众多的话题中，有一个最鲜为人知：三峡工程竟然有一位“爷爷”！

三峡工程的“爷爷”是在湖北一个名叫赤壁的地方。赤壁充满了三国历史人物的记忆，草船借箭和借东风的故事，让那一段长江更加令人回味。当天南地北的人走进赤壁，站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古战场上，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就在他们身后不远处，在幕阜山北麓一侧，绵延而来的浩浩荡荡水被一座高达五十八米的大坝拦腰截断，托出一个姿态万千的人工湖。那大坝可不是寻常角色，它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水利、水电枢纽试验工程。它的正式名称是陆水枢纽工程大坝，但知情者更愿意尊称它为“三峡工程的‘爷爷’”。

今天，三峡工程的“爷爷”已经一个甲子了，当年，中央决定在湖北赤壁建起一个试验坝，将它作为三峡工程的实验室，为未来工程修建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寻找实地解决的方案。

开工那天热闹非凡，沉寂许久的赤壁古战场又有了大军的阵势。六万之众在陆水河畔集会誓师，奏响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大发展整部交响乐的序曲。这序曲悠长而激烈，带着古老中国的千年期盼与年轻共和国的勃勃生气，自此，原本默默无闻的陆水河承载起了托举三峡大坝的重任。据说在场的许多人都激动得流下眼泪，多年之后他们回忆说，那是一种参与国家大事的神圣感。

此时是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水利事件，就在湖北赤壁的陆水河畔成了一项真正实施中的国家行动。

参与这项国家行动的人员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有工程技术人员、有军队官兵、有农民工。到了来年四月，更有三千多名铁道兵以集体转业的方式，加盟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门——陆水施工实验总队。

陆水河畔的这间巨型水利实验室前所未有，被称为是“第一座整体性全过程的水工建筑试验枢纽”。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大凡与三峡工程相关的科研、设计、施工等重大技术问题，都被放进这里测试再测试、求证再求证。那是无以计数的研讨会和无以计数的纸上概念，以及无以计数的现场作业！在一次次验证、一次次的否定、一次次的优化、一次次的攻关中，陆水试验坝完成了多个学科的前沿技术，许多都是世界首创或国内第一，其中最重要的是“混凝土预制安装筑坝”技术。虽说如今到处可见混凝土预制板组建的高楼大厦，但在六十年前，当那些大块头的混凝土预制板被一一吊起在陆水河畔，渐渐拼接出一个巨型坝体时，中国水利史从此进入了混凝土大坝连续作业的新时代。

回首当年，陆水试验大军集体遵循着“在实施中创新，在创新中提高，在提高中巩固”的理念。一年年过去，在陆水河畔的这间巨型水利实验室里，他们完成了许多前人不曾成功的尝试——砂基固结灌浆、水库拦鱼设施、晶体管液调调速器、晶体管继电器保护装置、可编程控制装置、可控励磁装置、齿盘调速试验、超声波气蚀试验、水轮机材料对比试验、微机电测顺序屏幕显示系统试验、水文自动测报技术试验、闸门启闭机监控系统试验、干运桥吊式垂直升船机设计与使用……这一连串极其专业的术语再清晰不过地表达出，中国的水利科技力量正在以怎样强劲的势



头，崛起于赤壁的陆水河畔！

陆水试验坝的建设可谓一波三折。自一九五八上马后，曾因国家步入三年困难时期在一九六一年被迫停工，三年后得以复工。一九六七年七月关闭蓄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第一组电站机组投入运行，直到一九七四年才算是基本竣工。在这长长的十五年里，中国大地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等重大社会事件，而陆水试验坝的建设者们却一直头脑清醒、意志顽强地坚守着使命，不忘初心。多年之后，它以自己的存在为葛洲坝和三峡大坝的建设，提供了充足而扎实的数据支持，更为中国高校水利水电的教育与科研，提供了教科书式的经典范本。

遥想陆水试验坝兴建之初，那时的新中国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少年，大国的身怀揣着强国之梦，而兴建陆水试验坝，便是这强国之梦的早期部分，与我们熟知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制造并列于同一时期。因此，当我们

说起“两弹一星”的精神价值时，我们理当说到“陆水试验坝”的精神价值，它们虽然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一个在中国西部、一个在中国中部，但是它们精神同体，都体现了中国人敢于尝试、勇于创新、不甘落后、奋发图强的民族特性。

如今，三峡大坝早已横空出世并安然无恙地横亘在蓝天之下，成为大国崛起中的一个标志性工程，而它那功勋卓著的“爷爷”——陆水试验坝，也依然青春不老，成为湖北赤壁周边重要的水利设施，其本身创造的经济效益已达百亿元，并且仍在持续增长着。

二〇一八年的早春，如梦如诗的野樱花映衬着陆水试验坝的漫漫长堤。此刻，站在陆水八号副坝上，我被告知，它号称“亚洲第一大黏土坝”，若是将其所用到的三百一十六万立方米的土石，筑成宽、高各一米的城墙，将是一个长达七千二百二十里的地球奇观。

但愿有更多的人知道三峡工程的“爷爷”，使它不会被岁月尘封……

我这个人竟然现在也被称为“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了！每天读报，常常悲见友人、名人和亲人去世的消息出现。如今年仲春去世的台湾大作家李敖和今年荷月辞世的百多岁国学家怀沙都引起各界不少震动和唏嘘。实际上两位国学家人都有些争议，而我认为对这些历史人物应抱一个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态度吧！

不过祖国大陆各界对李敖一贯反对“台独”的坚定态度，是非常赞同的，对他治学严谨、坚守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对近代史的深入研究是十分赞赏的，他曾被赞誉为“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其政论性散文脍炙人口。

我和这位身材修长，总爱穿浅红色夹克衫、打领带、戴黑边眼镜的专家学者也非泛泛之交。第一次是二〇〇五年我访问宝岛台湾，便提出约请当时这位总在凤凰卫视主持专栏《李敖有话要说》的国学家。不曾料到在台湾第三天他就主动打车来到我们住的喜来登饭店了。约好上午十点钟见面，但因我们外出参观台北故宫和堵车竟晚到了二十多分钟，我十分着急。因初次见面又听说他“桀骜不驯”“目空一切”，我怕他急躁起来拂袖而去。我们确实迟到了、不在理，无礼貌了。我们匆匆赶到时，却见李敖独自静坐沙发正慢慢悠悠翻看着报纸呢。我忙道歉，他站起来微笑着说：“不怨你们，初来乍到台北，人生地不熟，难免难免！”会见气氛一下就轻松了。我们谈天说地，他对祖国名山大川、名人逸事记得一清二楚，如数家珍。十点半了，他甚至说原打算请我们到他办公室食堂去吃饭呢，当然最后是我们十多位请他一人下榻的饭店吃了日本料理。席间我们谈笑风生互相把盏，没有让我们感到这位国学家、中国近代史学者、专家的“高深莫测”。

二〇〇九年初夏，应台湾世新大学的邀请，我带领中国传记文学代表团一行十人访问台湾，这次又约请李敖在台北见了面。真是一回生二回熟，我们互相赠了礼物，我特别送他一幅名画家杨竹的水墨《雪竹》、一幅韩美林限量版画高仿但有韩美林亲笔签名和日期的小动物画，他懂行还笑着说：“韩先生的画可是真的就值几个子了呢！”他仍不摆大作家的架子，还手捧着我送他的《五十春秋》新著合影。因为晚饭后的见面，谈了一两个小时，他竟主动对我这个团长和团员孔东梅（毛泽东外孙女）说：“时间还早，到我家看看吧？用你们北京话说我也‘显摆显摆’呀！”我们乘一辆车，也就是一支烟的工夫就到他家了。他进门前还说什么：“台北很小，不像北京那么大呢！”显然他家是刚搬进来不久，还有点装修的气味。是二层复式，楼上楼下客厅卧室有好几间屋子，得有二百多平方米吧，在台北算是阔气的了。我们坐在很有空间感的一楼大客厅喝咖啡、吃水果，放眼四周全是书，真是到了书的世界。我起身去了一趟卫生间，也堆满了书，还贴了不少美女照片和海报上的剪贴。对我送上的书和杂志，他很认真地看，不时掏出小本记点什么，还说：“先打个招呼：也许今后有引用的人物和地点呢。”他签名赠送给我和东梅他的著作——《北京法源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李敖就离开了北京新鲜胡同小学。巧的是一九五三年春节，父亲万里从大西南重庆被调进京城，带我们全家就住在新鲜胡同甲七号，离他的小学很近。近六十年一个甲子了，李敖第一次返回北京，新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改革开放后更日新月异，处处使他大为惊叹。他悄悄对我直言：“我真佩服你们的毛主席和共产党呢！”二〇〇五年金秋，这次他也算得上是

李敖走远了，我想念他

万伯翱



衣锦还乡了，大受首都各界群众的热情欢迎，还住进了豪华庄重的钓鱼台国宾馆。我们通了两三次电话，但我发现他这次被宽怀了，里三层外三层地被粉丝簇拥着，虽然他说：“你来吧！我们在钓鱼台聊！”我怕挤不进去，已不能像在台北时的轻松闲聊了，便没有去凑这热闹，当然他很快又飞往了上海。他在北大、清华、复旦三所中国顶尖高校发表了系列演讲。对于渴望知识、欲见名人风采的莘莘学子来说当然是一票难求。观众们包围着这位中华才子，乃至礼堂和会议室都水泄不通……

他越走越远了，我再也见不到如此风流倜傥、才高八斗的李敖了。当年国民党禁止他的九十六本“红色书籍”出版发行，他的“大全著作”达三千多万字，被西方传媒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判家”。他长期主持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李敖有话要说》，是颇具历史、知识性和趣味性，引经据典，傲视天下。

您劳苦写作，道出了历史的许多真实，却被国民党当局抓去先后坐了八年大狱，也真该好好休息了。今年三月十八日，李敖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永远闭上了他那智慧、机警又狡黠的双眼，享年八十三岁。他去世前治疗期间曾发出“与所有人友好告别”的遗言，他还说：“这一生中，骂过很多人，伤过很多人；仇敌无数，朋友不多。”安息吧，您老也是真够累、够苦、够风光呢！

凭海临风

摆白

叶浅韵

摆白，这是滇东北村子里的一句土话。摆，有摆龙门阵、吹牛、侃大山、聊天的意思。白，则有扯白、说谎、夸张、离奇的意思。两者联系在一起，意思就变得很重了。比如，一群人聚在一起起哄闹，会说，来，摆个白玩。于是，你一讲，他一说，就个个入戏了。人们如痴如醉地说着听着，说的人疯疯癫癫，听的人呆呆傻傻。时而悲伤，时而欢笑，似乎每个人都有讲不完的故事，争着抢着要把自己肚里的存货倒出来，以供众乐。再如，某个说话不可信，你也可以说：“你怎么说得跟摆白似的？”虚构的故事是摆白，真实得离奇的故事，也是摆白，如嘴上的风一样，轻飘飘的，不费力气就吹过了。它不含有任何轻蔑的意思，更多时候充当一种说话的语气或态度，像一种极度微弱的小对抗，说完就完了。

每当我听到外面高声传来：“摆白摆白真摆白，摆起白来了不得，我在大白楼上歇，捉着一个大母虱，请了八十八桌客！”我就知道是跛脚二爹要来串门子了。于是，龙门阵开始了。起初，只是几个大人在说，孩子们只有听的份儿，说着说着，外面就有了咳嗽声，风雪中，有推门而入的声音。然后，再有手电筒的光亮照进窗户，门又开了。一个大火炉，一群大人小孩，开启了夜晚的自动摆白模式。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又是听众，专注而又随性地进入某个话题，又从这个话题自然地过渡到另一个故事里……

那时，没有电灯，没有电视。微弱的煤油灯下，照见一群神采

奕奕的人，个个目光热切地盼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从高潮处张大嘴巴的惊讶，落到低迷处的黯然忧伤。摆白，成了夜晚一种最迷人的乐趣。我大爹是最会摆白的人，他摆鬼神，摆盗墓贼，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仿佛那些事他都曾亲身参与，说来头头是道、精彩纷呈。但一说到毛野人的故事，屋里一下安静下来，让人十分紧张。因为他总会说，毛野人来了！他就坐在外面瓜棚下那块大石头上，日夜叫喊“胶粘屁股火辣辣，胶粘屁股火辣辣……”然后他伸手摸了一把旁边小男孩的屁股，那个孩子尖叫着躲开，所有人都大笑起来。那时，村子前面的大片土地上种满了蚕豆，小孩子们都爱吃炒蚕豆。我一边吃着蚕豆，一边听故事。在我大爹的故事里，毛野人也爱吃蚕豆，但毛野人的蚕豆是小孩子们的指头头和脚指头。村子后面的凤凰山腰有个洞，我总想着那里面应该居住着毛野人，在我们熟睡的时候，他想吃蚕豆了，就会偷偷来找村子里的小孩子。

偷来白结束以后，大人们意犹未尽地离开了，小孩子们却一个个不敢睡觉。总是在大人的骂声和催促声里，才不情愿地往楼上睡去了。灯一吹灭，寂静的夜里，有老鼠啃东西的声音，我总怀疑那是毛野人在偷吃蚕豆的声音。越想越睡不着，好久才昏昏地睡去，梦里全是毛野人的故事。第二天醒来，总不由自主地向那块大石头上看去，看看那里是不是有毛野人经过的印迹。有时，恰好有狗屎蛋子几个，二哥总会指着它们说，昨天晚上毛野人来了，他一直在窗

下，等着吃蚕豆呢，吓得我的头发和汗毛全直立起来。

有时，大爹们也会摆些关于明朝大才子杨升庵的白，在他们嘴里永远叫他杨状元，以至于我长大后才明白白杨状元就是杨升庵。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状元郎的故事永远是街头巷尾、村间田头最拿得出手的戏，因为那是老百姓心中最真切的一个梦。这种梦想无论谁实现了，都代表着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就连在嘴巴里说一说都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似的。

如果这个状元郎再有些离奇的故事，就更不得了了，一传十，十传百，版本一再升级，直到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那种版本，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大爹摆的白里，杨状元被贬谪到云南后，爱上了这里的美山丽水，不愿意回朝廷了，就哄皇帝老儿的嫔妃有半斤，蚊子有四两，还说天高地远想念皇帝，要在云南建一座圣上的黄金塑像，以表日夜思念之情。没想到居然感动了皇帝，许了他许多黄金。总之，故事真真假假，有许多版本。村子里摆白的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时，谁就有编造故事的权力。至于听众，有谁又找得出驳倒故事真实性的证据呢？故事只是故事，是专门用来摆白的。关于杨状元的离奇故事，一边是民间的诗酒山水，另一边是与朝廷的斗智斗勇，样样都让人听了喜欢。于是，摆起白来就不得了了，上齐天，下至地，处处都有杨状元的影子，他会孙大圣的七十二变，每一次变身都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被人们摆来摆去、添油加醋，最终都

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白。

村子里有一户先富起来的人家，高房大屋盖起，有吃不完的粮食，还养了两匹马和几头牛，有马车，有牛车。任何时代，有车总是一个富裕的标志。村子里的人在感叹人家取得成就时，总会感叹一句：你说人家做事就像摆白一样。这里的摆白，就有了轻松、好玩的意思，略微带点小羡慕和小嫉妒，让人难以置信的感觉。

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摆了多少次的白都是一种新鲜的面孔，百听不厌。到如今，一扇门关了摆白的通道，每一个夜晚都耗在电视机前看别人的故事。没了自我参与的乐趣，再逼真美好的画面，每个人都只是场外的观众。

特别怀念成长的时光，自小到大，摆白，是人们在闲余之时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它有多种意思，却也不拘泥于某种意思。我奇怪的是，汉语的魅力在村子里复活了，这个奇怪的词语，人们只要一说出口，就能清楚地明白，你要摆的是哪门子的白。摆着摆着，人们的头发就悄悄地白了。



离岗的大牙

（外一首）

吴万夫

此前 我从没想过
再坚硬的东西
也会有脆弱的时候

我承认 我忽略了一颗大牙的重要
没有好好善待和珍惜它
直到牙医说这颗牙
需要拔掉

就这样
朝夕陪伴我这么多年的大牙

黯然离开了我

我忽然有些伤感
宣判一颗牙的死刑
对于牙医来说是一件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却有一种
英雄不再的悲感

人到中年

我羡慕的事情

不是谁的名誉、金钱
与地位
我只祈愿
在蓝天下
做一个
健步如飞的人

因为我们拥有了健康
就拥有了很多特权
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行走在街头
呼吸清新的空气
自由品尝阳光的馨香

石头浮在韩江的上游
我浮在石头的上游
蓝天和白云
浮在我的上游

相对于那些崭新的木船而言
我更愿意涉水而过
那样我就是一座浮桥
或者是那个文采斐然的古人

我相信无论来的时候，还是去的时候
韩愈一定是走过广济桥的
要不然，潮州广济桥
怎么也不会跻身四大名桥之首

韩刺史肯定不会在乎这些虚名
他甩甩那两袖清风，韩江的船帆
就鼓荡起来。孤帆远影碧空
我依着栏杆，挥汗如雨，一片盎然

从闽到粤，从此岸到彼岸
文公并没有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我走向广济门的时候
再也没有回头

我怕看见鳄鱼的眼泪
再次滴进风平浪静的韩江
入夜，广济桥一再变身
那在韩山上奔跑的，可是潮州的图腾？